

读者十论：无知者的狂欢

“读者十论”栏目每周择选报导及圆桌话题中十组精彩读者留言刊出。

寂寞經濟某些時候真的是我們的解藥，可能在電話那頭有個陌生人真的能在最脆弱的時候理解了也溫暖了那時候的你，可是面對現代社會的併發症，唯有去發展一段真正深入且禁得起摩擦碰撞的關係，症狀才能真的得到緩解。

讀者 _ 寓 回應 圓桌話題《台灣社交平台推出新型職業「掛睡師」，你如何看「躺著就能賺錢」的職業？》

端传媒社群组 | 2021-11-28

读者十论

【编者按】“读者评论精选”栏目每周择选报导及圆桌话题中十条精彩读者留言刊出。部分留言可能会因应长度及语意清晰作节录或编辑。

1. _寓，回应圆桌话题《台湾社交平台推出新型职业“挂睡师”，你如何看“躺著就能赚钱”的职业？》

这样的现象让我想起Sherry Turkle在她的书《在一起孤独》之中所形容的“永不离线”的网路型态。

我认为这种关乎情感需求的服务在未来是会越来越兴盛的，毕竟这个世代所装载的孤独感随著社会经济与科技的发展越来越满，而家庭，友谊等等社群透过网路的中介也产生了某种质变。

这样的质变并非全然负面。科技中介的关系使我们对人际社交有更多选择权，可能多了更多个人空间，但是为何这类情感需求导向的网路运用却越来越泛滥？

如果一直抗拒与真实存在在我们周遭的人产生连结，做真正的沟通，去产生冲突，试图解决关系中的障碍，可能会更甚地去求取这样轻便的无体温关系，形成一种无可救药的循环。

寂寞经济某些时候真的是我们的解药，可能在电话那头有个陌生人真的能在最脆弱的时候理解了也温暖了那时候的你，可是面对现代社会的并发症，唯有去发展一段真正深入且禁得起摩擦碰撞的关系，症状才能真的得到缓解。

2. molau16，回应圆桌话题《台湾社交平台推出新型职业“挂睡师”，你如何看“躺著就能赚钱”的职业？》

这样的现象其实随着科技的发达越来越普遍，确实有了网络，人类更容易认识不同性格的人，不再只困在自己的圈子当中。不过，社交圈子被扩大，不代表能够填补情感上的需求，因为我们都不能确保网络上的双方都在进行情感上的交流。“挂睡”、“陪玩”这些都是以金钱作交易，只是一种交易品，而情感其实并非一种可以作交易的东西，电话对头的人可能给人一时的慰藉，但他在这份工作中是否有投入真心与人交流，还是只当一份工作，都是不知道的。

Human touch对于人类维系关系是一样很重要的概念，而所谓 human touch，就是人与人之间需要接触、需要人类的温度。没有温度的接触，顶多也只是流于交流的表面，只有面对面与人交流，感受他们的情绪，才可满足他们的情感需求。世间上不会有“无痛”社交这一回事，因为有喜怒哀乐，才能被称之为入。

3. jackhui、Weber，回应《彭帅事件延烧，国际网坛有多大力量杯葛北京奥运会？》

jackhui：彭帅不是去公安局报案，而是发微博。能理解区别吗？在微博指控（没听说同时公安局报案）就明显不是一个“法律指控”，而是“舆论指控”。期待的并不是法律制裁。

而国际社会没有人关注受害者发出指控是为了什么，她的权益收到什么侵害，能如何维护她的权益。而是一面倒的要求受害者必须继续发声以“维护女性权益”（但彭帅权益不重要），必须反对政府侵害权益（就好像法庭里不针对对手而去攻击法官是什么逻辑？这是在帮彭帅）。

这些国际声音，不过是为了自己看重的权益（“女权”及“反华”），拿着彭帅案件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政客而已。

真正的人权维护者，看见受害者的第一反应不是“我又有案例可以发动舆论了”，而是“受害者收到什么侵害，她需要什么，我能怎么帮助她”。

以“女权利益”裹挟女性，和以“传统伦理”裹挟女性者，不过是一丘之貉罢了。

Weber：@jackhui：彭帅公开指控别人性侵她，又“公开”说自己指控不是事实。如果实际上她确实没有被性侵，那“舆论指控”有正当性吗？我想你可能把她的“利益”跟“权益”相混淆了。另外性侵案在台湾司法系统是可以主动侦办的(非告诉乃论)，中国那边如何我就不清楚了。

如果今天是一位外国选手指控高官性侵，又随即改口这不是事实，这样信口开河、胡说八道的人马上就会身败名裂。彭帅之所以例外，是因为她生活在政府可以只手遮天的中国。

4. binglinthenoob、jackhui，回应《彭帅事件延烧，国际网坛有多大力量杯葛北京冬奥会？》

叹气，“为他人说话”的确是一个问题，但是最蠢的做法就是坚持其中一边的角度——无论是拒绝或是坚持可以为他人说话。

照“不能为他人说话”角度的人来说，只要为当事人说话就是在压迫当事人，就是挟带女性主义、就是反华。就这点反驳你实在太容易了XD你家马列祖宗在一百年前就跟你说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就是在跟你说你们这群屁民就是蠢，蠢就算了，还不愿意跟著思考，整天就在那边说著资本主义万岁，感谢资本家给我饭吃，我爱资本家<333不论是乍看还是细看怎么都跟现在爱党爱国87分相像。为他人说话绝对是重要的，并且不是知识分子的责任，而是每个有著共和精神都该有的基本素养。

另外笑死，本来别人爱讲啥讲啥，爱做啥做啥，在在都展现出了跟你屁民的奴隶道德不一样的权能意志。整个西方世界鸡掰归鸡掰，至少人家朝著自己喜欢的目标前进，做著自我满足的事，哪像墙内，连思考跟决定什么是自己喜欢的事的权力都没有，整天只能听到墙外的狗吠才能跟著吠，哪里想过还有片天地能让狗自由的奔跑、吠叫。

jackhui : @binglinthenoob : 不是用第三人称就是为他人说话，绝大多数人发言都是基于自己的利益。就好像那些说：“我要为了彭帅权利杯葛北京冬奥会”。杯葛北京冬奥会是他们一直想做的事情，这些事情多大程度上能帮助到彭帅？这些人不关注。这些事情多大程度上得到彭帅认可？这些人也不关注。

彭帅作为一个中国运动员，杯葛北京冬奥会大概率是被她极力反对的，无论从“北京”、“奥运”两个元素来讲，她都不太可能支持这一观念。但是很神奇的，她的所谓“支持者”从来不考虑这点，反正他们是彭帅的“支持者”，无论他们彭帅反对不反对，只要对“彭帅支持者”有利，即使侵害彭帅权利，被彭帅反对也是在“帮彭帅说话”。

这叫做为他人说话？这叫吃人血馒头吧。

5. winb，回应《一管就会死一放就会乱，17万亿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改革困境》

问题的关键是08年放开了所谓金融创新，影子银行泛滥，极大地提高了货币乘数，加速了货币流动，他们要借房价控制社会货币流动，最大化攫取货币，看看M2为什么增长那么多那么快？而且还是集中在极少数手里。利率上升，整个社会资金链条断掉，房价暴跌，受伤害最大的是普通老百姓，而不是那些富豪，他们早就把风险转嫁给老百姓了，看看银行自身的资产负债表吧，尤其是负债结构。

6. EricChan，回应《一管就会死一放就会乱，17万亿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改革困境》

我觉得文中陈志刚的说法是点出了一个社会大众在讨论楼价问题时的盲点。房地产价格高昂是因为政府在那里的间接税。中共学了香港的卖地作为地方政府收入的模式。但是香港这套模式本来就是与香港特有的政经状况配合的。香港本地缺乏资源及资金，作为资金货物的自由港也让香港无法从中获得税收，伦敦方面也不愿为此作出资金投入，故而采用土地财政模式并形成惯性无法自拔。但中共的状况不一样，中共在1994年搞分税制，希望借此改变在财政上强枝弱干，中央部门需要向地方政府求爷爷告奶奶地借钱的窘境。地方官员为发展经济也为了政绩就藉著房地产制度改革发展土地经济土地财政。香港还能说是因为土地供应不足而导致高房价，但是内地很多城市不存在这种状况。房价高企有政府限制土地供应，操控教育医疗资源向新发展区倾斜等卡住楼市，而事实上，内地土地储备额有那么多，通过不同卡住，土地供应会

这些资源同时发展还侧科寺刀式取吹起木。同时头上，房地广告看有多少通过个同刀式（土地出让金，税费，各种收费）到了政府手上？这个数字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有人说在60%，更有人说75%，但大头肯定是从政府取走了。

同时房地产市场也是很多本土制造业的推动引擎包括上游的建材产业，电器产业，广告宣传产业等，这种复杂的官商民利益纠葛是庞大的国家官僚系统难以应付的，特别是中国不同地区的房地产市场状况不一，所以就出现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状况。事实上，中央政府这次放手让各地方政府作试点事实上也在某种程度上表示中共自己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需要各地各自做实验寻找可行方案。

那么问题来了，中国的税负并不算低，中国政府的钱从何来，又是怎样在政府内部分配的，最后又用在什么地方。这个才是背后的核心问题。地方政府从卖地获得的财富是如何被用掉？合理吗？有人中饱私囊从中不当得利吗？文中提到了房地产税作为一种直接税取代了卖地收入这种间接税收。我看到过一个说法，就是直接税的征收会令公民更关注政府开支，进而更关注政府决策和公共事务。究竟这种说法能否成真，我觉得值得关注。

7. rsk，回应《正能量密码：做一名新时代的中国媒体人》

作为媒体消费者，假若没有给予金钱，看了包装成新闻的广告，这不太能抱怨，但前提该广告写明“广告”。这前提下，立场新闻的广告新闻，我能接受。

反而，苹果网上新闻（虽然已被消失）的做法令我反感，连付费用户都要看广告。app广告太占空间，又有广告新闻，我宁愿给多些钱去掉广告。最后为了去除广告，我放弃用app用browser算了。

插入式广告都有高手低手之分，太低手祇会令人反感。香港媒体而言，低手代表为TVB，先不谈他们新闻观点如何偏颇，单是那些“直插式”广告已令我避之则吉。

8. 汉堡包，回应《正能量密码：做一名新时代的中国媒体人》

很可悲的是虽然中国在意识形态控制和市场结合方面做得很露骨或“出色”，社群媒体时代一切信息都在广告化却是全世界存在的问题，这大概是因为为什么衰仔乐园会创作出广告化身的人。Influencer在包装精致的内容中间夹入商业内容，只要吸引观众什么内容都可以制作，而只要能够赚钱什么商业内容都可以夹杂。人们越来越享受把时间花在观看质量优美的广告。曾几何时我们都非常痛恨电视里插播的广告，而如今我们使用YouTube跳过插片广告的功能来跳至正片广告（广告就是正片，正片就是广告）。我们吝啬为新闻支付的费用，宁愿让我们阅读的食粮变成企业或政界炮制的迷魂药。即便在香港和台湾，有多少相信了川普关于大面积舞弊的假新闻？有多少youtuber和政治人物高度绑定充当传话筒？

9. Johnnycheung，回应《正能量密码：做一名新时代的中国媒体人》

无能为力，作为新时代的中国媒体人，真的既可怜又可悲。可怜没有独立施展的空间，可悲也成为庞大洗脑机器中的一环。在这个强大的专政机器下，每个人都在所难免，可每个人都在共同炖制一锅毒汤，不知何时是个头。

生活在这里，你总是被这些条条框框束缚着，鲜有自己施展的空间。在这里，所有理性的探讨都被迫消失，那些为真相而进行认真调查的记者，不是在监狱，就是在去监狱的路上，或者在他国流亡，最后这片土地只剩下无知者的狂欢。

10. yuntai，回应《人工智能争霸前夜：中国视频监控行业是如何崛起的》

防民甚于防川。步态识别、人脸追踪、行踪大数据，这些安防技术真的是所谓技术中立、没有原罪的吗？他们被开发的目的本来就是亲近维权、维护统治的吧。中国的此类人工智慧安防技术主要的需求和推动者，应该大多是各级政府。黑镜式监狱科技美其名曰智慧城市，在这种技术上做竞争，会把人类社会推向什么方向？